

■ 岁月随想

我们的小时候比较长久

■ 王珍

据说,因为不断哄抬压岁钱、红包价格,掏钱主力军**85**后表示过年的压力山大。在他们童年拿压岁钱的时候,行情是几十元,现在到了他们出钱,行情涨到近千元了。还真是,有点生不逢时啊。而我却觉得这只能说明时代在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超快!

我们小时候,觉得穿上新衣就是过年;长大后,发现和家人一起才是过年。我们小时候,觉得过年是大人的事;长大后,才知道过年是一家人的事。我们小时候,觉得有肉有糖就是过年;长大后,才知道过年更要吃得健康。这样的小时候到长大的过程,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

我们小时候过了很久,几乎每个人都有个盼望着长大的童年。许多年,我们都

在做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当**80**后还是十来岁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群在玩耍的孩子过来问我时间,因为那时的孩子大多没有手表更没有手机。其中一个孩子问:“阿姨,现在几点钟?”另外一个孩子立马粗暴打断:“你乱说的,应该是姐姐现在几点钟?”

因为在**80**后的礼貌教育中,见了爷爷奶奶要叫叔叔阿姨,见了叔叔阿姨要叫哥哥姐姐。但当**80**后还甩着童年的尾巴将进入少年的时光,冷不防有**90**后的小屁孩叫他们“大伯大妈”了。岁月如梭在**80**后看来就是猝不及防。

可是**90**后说**80**后那叫少见多怪。一个**98**年的女孩说,一天,她和男朋友在公交车站牌下等车,遇到一群穿着小学生校服的**00**后,拦住他俩问:“叔叔,沃尔玛怎么走?”她男朋友很严肃地说:“叫哥哥!”

女孩哈哈大笑。然后,小朋友就对她男朋友说:“你看,你妈妈都笑你了。”

这叫年轻就是任性,可以随便拉升你的辈分!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杭州有一个**13**岁男孩在路边连吹三瓶白酒,醉得不省人事,被警车送进医院急救,原因竟是因为不堪忍受失恋之苦。看到这样的新闻,你还会说,孩子不懂大人的世界吗?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光阴如箭,人事的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不过,这速度啊,人们得追着、跑着,甚至得飞着赶趟儿才能勉强融入这个时代。不是吗?

当**10**后才喊了一声:“太欢乐了,年轻就是好!”风险就已经出现了——**2019**年已经来了,**2020**年还会远吗?

原本我们说代沟是指两

代或多代人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是因为年龄或时代的跨度较大而形成的。而如今的代沟已经不是以代、以年计,夸张的说法是三个月一代沟。

有一个**10**后说,现在还在讨论过年吃什么、穿什么,觉得很幼稚。应该多思考一下:“我存在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8**岁的人,他早就不再像**5**岁的时候那样,对什么都感兴趣,很有激情。现在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先。

我来不及辨别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只担心以后的人类是不是会失去童年?仔细一看,这样的担心绝对不止我一个人,佩奇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据!明明是个小朋友看的动画片,结果火到成年人都来抢周边。小猪佩奇真的是各种花式玩法不停。现在小猪佩奇已经成了社会人的标志,出门手腕上不戴个小猪佩奇手表,身上不弄个小猪佩奇头像都感觉特没底气。实在没有勇气卖萌,就弄个小猪佩奇的钥匙扣也行。

如果你还在问,啥是佩奇?除了河北怀来外井沟村的老爷爷硬核版——粉红鼓风机佩奇,应该还是“我们小时候”的一次集体回归,所有的人都想和佩奇在一起的时间待得久一点。所以,小猪佩奇如同一道粉色的龙卷风,席卷了大江南北,不管是鞋子、包包、手表、纹身贴,还是潮牌、奢侈品,更有时下超市里的各种年货,佩奇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于是,突发奇想,要为那些账户余额不足,压岁钱、红包礼金没着落的人支个招:送一个小猪佩奇的表情包吧!这才是真正的压岁——拉长我们小时候。



年味 郭建生 摄

■ 情景交融

想用整个生命温暖你

——梅之语

■ 姚文明

因为等你
我几乎用尽 四季
躲过最炙热的阳光
和相思泛滥的雨季
甚至不动声色
绕过 风的絮语

我的虬枝
是高傲的盔甲
是连鸟雀也不愿驻足停留的悬崖
我从大地的怀里伸出臂膀
探触苍茫的宇宙
捕捉 你的讯息
可纵然大地懂我
也无法告诉我天空的秘密

雪在飘
是上个轮回的记忆
在阳光下 我温暖着
我可不是明媚向阳的花
我开放的每一朵都在目送河流
和树叶飘落的方向

纵然我 竭尽全力
在季节深处
在寒冬冰封的旷野
捧出的这一抹嫣红
一缕清香
也只够 温暖你

无论你是否愿意
将自己安放
洁白 轻盈 像天鹅的细羽
像云中的絮絮
我也终将摒弃最清冷的姿态
在所有的枝头张灯结彩 颌首低眉

终会有那么一刻
你翩若惊鸿 从天而降
整个世界都安详
你是天空开出的花
是我心底的孤帆远影 是汪洋
你是冬天最美的童话

而我只想温暖你冰冷的额
用这一抹点绛唇 心瓣香

■ 思绪点滴

“恐高者”与“登高者”

■ 卢江良

前几天,外地一个好友用微信邀约,请我去他老家的玻璃栈道游玩,说那个景点蔚为壮观,煞是好看。对于那个玻璃栈道,我在网上看过图文介绍,它贴在山体绝壁之上,悬空地浮在云中,底下没有任何支撑,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似飞龙在天,如云龙盘山。无须亲临其境,凭空设想一下,假如漫步其上,足以让人心惊肉跳。于是,我直言相告自己“恐高”,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说起自己的“恐高”,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在童年时期。在我朦胧的记忆里,有一年的春天,我们几个小孩,结伴去村前的山上,采摘火红的映山红,当作“水果”食用。但到了山脚下,出于对坡度的恐惧,我放弃了爬山,守候在那里,等着他们采摘回来。最后,还是小我两岁的堂弟,分了一半的映山红给我。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那是“恐高”,只是觉得自己可能比其他孩子胆小。

让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恐高”,那是高中毕业之后了。那个暑假里,我高考落榜还没工作,由于爱上了文学创作,经常骑自行车去绍兴城里,到新华书店和邮局报刊处,购买文学杂志和书籍。但每次买好后,也不急于返家,就去府山公园游玩。在公园的山顶,有一座飞翼楼,类似于石塔,并不是很高,也就四五层的样子,但我每次到上面几层,于外廊眺望楼下时,总感到手脚发软。

记忆最深的是,**2003**年那次黄山之行。那时,我供职于一家房产公司,负责一家少儿文学网站。去黄山旅游是单位组织的,同行的有五六十人,大部分选择乘缆车上山,有多人选了步行,我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我选择步行,一是考虑到自己体力还行,二是为了省乘缆车的钱。可到了半山腰,我开始后悔不已,因为自己的“恐高”,让我深刻体验了“举步维艰”和“进退两

难”。那次黄山的“冒险”之行后,每当回想起来,我便会感到后怕。确实,在攀爬的整个过程中,黄山的天像小孩的脸,短短几个小时里,变化了无数次,时而阳光普照,时而暴风骤雨,倘若稍有不慎,极有可能葬身山崖。于是,我就经常告诫自己是“恐高”的,以后绝不允许再轻易攀高,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风险。从此,我没有再冒过类似的险。

毛泽东曾有诗言:“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言下之意,无限风光总在险峰,想要去领略和欣赏,须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照这样来说,作为一名“恐高者”,乱云飞渡的时候,显然是做不到从容的,因此也只好错过无限风光了。不过,事情总是患得患失、福祸相依的,那些做得到从容不惊的,虽然看尽了风光,但也面临着坠落的危险。

记得**2017**年底,有一则新闻在网上热传:一位知名的吴姓爬楼者,在进行一次高空攀爬挑战时,不慎从顶楼附属物坠落,导致死亡。他曾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横店群演,凭着从事过演员和武行练下的“功夫”,开始尝试在高空最惊险处拍摄极限视频,发布在各大短视频 APP 平台上。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坐拥了总数超百万的粉丝,并自称“国内无任何保护,极限挑战第一人”。

其实,此类案例还有很多,不光光是高空攀爬,还有徒手攀岩、高海拔登山等。据 Omer Mei-Dan 博士**2012**年的研究表明,在翼装飞行者中,**43%**受过重伤,**76%**差点死亡。当然,除了狭义的“登高者”,广义的“登高者”亦是一样,他们在不同领域“攀爬”,居高时果然风光万千;但一旦坠落下来,往往也就粉身碎骨了。于此,作为一名“恐高者”,我觉得自己挺安全和幸运的。

■ 百姓故事

■ 黄田

1997年,我和家人背井离乡来浙江永康打拼。老家湖南邵阳与永康相距**1000**多公里。那时,如果坐火车,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邵阳或株洲转火车,再到金华下车转汽车到永康,一般需要**20**多个小时。如果坐汽车,老家每天有一趟直接开往温州的长途班车路过永康,车票是**120**元,也要**20**多个小时,如果堵车就不好说了。

有一年春节过后,我和妻子从老家返回永康上班,坐上绥宁开往温州的长途大巴,从洞口县转入沪昆线一路向东,开到浙江时,已经到了次日晚上八九点。我们以为驾驶员要绕道金

华、永康到温州的,意想不到的,是,驾驶员直接从龙游县穿过松阳,直奔温州了,因为走这条路是直线,要快很多。驾驶员事先也没通知我们到龙游转车,晚上,我们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路况。所以,我们哑巴吃黄连,稀里糊涂坐到丽水。在路边,大约等候了个把小时,幸亏看到一辆温州开往东阳的过路客车,我们赶紧挥手登上车,风尘仆仆,一路颠簸,返回永康,这时已到深夜**12**点多。后来又从永康汽车站打的回到了公司。

要命的是,为了省点钱,那次,我和妻子用蛇皮袋各提了几十斤沉甸甸的大米和家乡特产,一路上转来转去,提上提

下,每次累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我对妻子说,千里迢迢的,下次再也不敢带这么多东西了。

更令人恐惧的是春节回家,不仅汽车拥挤,火车票更是一票难求。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那天,飘着鹅毛大雪,天空灰蒙蒙的,大地白茫茫一片,永康到金华的**330**国道,被大雪覆盖,车子堵了几里长,从头望不到尾。我和弟弟坐在一辆大巴车上,急得跺脚,因为要去赶下午**5**点金华开往株洲的普通火车。本来火车票是我们千辛万苦买到的,如果错过了那趟火车,不仅浪费了车票,还回不了家。于是,在半路上,我们赶紧下车,叫

了一辆的士往前飞奔。到了金华火车站,又因普降大雪,大部分火车晚点。抬头一看,不管是候车室,还是临时搭建的雨棚里,广场上、过道上,还是站台上,到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个个肩扛手提,急躁不安,脸上露出无比焦虑的神情。只要看到开往回家方向的火车,车还没停稳,大家就一窝蜂似的往车门口挤,有的使劲爬窗口。我一手提着**10**多斤苹果,一手拿着一个行李袋,来了几趟火车都无法挤上去。快到晚上**11**点时,又从杭州开来一趟到株洲的绿皮火车。幸亏一个朋友在后面帮我们递行李,才奋不顾身地爬进窗口,终于挤上了回家的

车。只见车厢里、过道上、行李架上、座位下、卫生间,到处是人,水泄不通,无立足之地。下车后,我打开纤维袋一看,哇,半袋又大又圆又香的山东苹果差点被踏成泥浆!

前几年我们在长沙买了新房,去年又添了一辆小车。以前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浙江永康坐汽车到长沙需要一天时间,从长沙再转汽车到老家,又要大半天时间。去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回老家过年,儿子开着小车,早晨从长沙出发,沿着沪昆高速一路向西,稳稳当当,一个上午就顺利平安到家,真是“朝辞长沙岳麓山,千里故乡半日还”。比李白当年驾轻舟过三峡,不知要快多少呢!

■ 往事如歌

爆竹印象

■ 朱敏江

“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这是《荆楚岁时记》关于爆竹的记载。燃爆竹节,发出声响,爆竹因而得名。驱赶瘟邪,逐离恶兽,燃放爆竹,也寄托着人们渴求安泰的美好愿望。直到火药的发明,爆竹与竹子才渐渐划清了界限。

我最早接触的爆竹,便与竹子有关。竹子开花之后,竹叶浓密的竹枝间,会结出一根根细细的鞭炮状的物体,我们给它起名叫“竹鞭炮”。过年前后,孩子们成群地凑到廊檐底下,在一捆捆的竹枝中仔细翻找开过花的竹枝。如果有谁发现了,大家就会一拥而上,将深藏其间的“竹鞭炮”一根一根小心翼翼地折下,如获至宝。手脚有快慢,采得多的也不独吞,自然会分一些给动作慢的,这样最后每个人都保证有一把“竹鞭炮”在手。

夜色便是无声的集合号,我们一人拿着一盒火柴,在村口的开阔地集中。轻轻擦燃火柴梗,架在“竹鞭炮”的中部燃烧。“竹鞭炮”受热膨胀,最后“嘭”的一声炸裂开来。大家不断划燃火柴,“嘭”、“嘭”的声音此起彼伏,趣味十足。这便是我最早的鞭炮记忆。

往后便是买来的“炮仗纸”了,上面有一小团一小团的凸起。将“炮仗纸”摊在平整的石块上,找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照着那一小团凸起用力砸去,“嘭”的一声随之入耳。不停地砸也就不停地响,如同鞭炮连

■ 难忘记忆

那些年生娃那些事

■ 陈慈林

顺产,还是剖宫产?这是个问题,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37**年前,我妻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1982年**3**月初,时年**27**周岁的妻怀孕**40**周,住进浙江山区某乡镇医院。虽号称县第二人民医院,其实很小:妇产科只有**1**名医生、**2**名助产士和**2**张产床;只有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手术室和一个手术台,连救护车都没有。但我与医院领导和许多医生都算是朋友,让妻在此分娩还是比较放心的。

当晚妻开始腹痛,专程从**150**公里外赶来的岳母生育过**7**个儿女,她边安慰妻,边对我说,可能很快就要分娩了。当时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第二天上午,妇产科医生主持了好几例结扎手术后,回家休息了,这里只剩**2**名助产士料理。上午**9**时许,妻出现宫缩、破羊水,但产门开了二指后,再没有变化。妻痛得浑身颤抖,虽是初春,满身大汗湿透了内衣,难忍身心煎熬,她一再请求剖宫产。

2名助产士与我很熟,劝妻再坚持一会,说情况还算正常。到下午**2**时多,情况还是没多大变化,妻已痛得精疲力尽,再次要求剖宫产。事关两条人命,我既心痛,又着急!但**2**名助产士还是劝我们“再坚持一会”。

此时,我想起了两件事:**3**年前,妻的大姐在某县城医院待产,羊水破了数小时,医生还劝说坚持顺产,后用产钳把胎儿夹出,因拖延过久,新生儿呛了羊水,引起肺炎,当晚送到上海儿童医院抢救,一周后天折了……

2年多前,就在这家医院的同一产房,我同事妻子在此分娩。孕检知是双胞胎,家人非常开心;因为她是本院药剂师,三四名不当班的小姐妹都涌到产房来“帮忙”。

分娩过程颇不顺利,事后有人说,如果不是本院员工,肯定早实施剖宫产了。因与助产士是姐妹,在“避免产妇挨一刀”思想支配下,分娩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女婴虽勉强娩出,男婴却因产钳伤及头颈,结果成了脑瘫,**2**周岁多了还不能走路和正常说话……

想起这些,我深感焦虑和恐惧,直接闯进院长室:“产妇痛苦异常,尽快实施剖宫产吧,不能再拖了。”院长还想用“分娩自然有痛苦,顺产对婴儿和产妇恢复都有好处”,说服我们自然分娩。后来被我逼得实在招架不住了,才说了实话:“妇产科王医生今天做了好几例结扎,已回家休息了,医院再没人做剖宫产手术了。”

想到产床上痛苦无比的妻,我此时情绪失控,向院长怒吼道:“人命关天,大小两条人命,如果你们不做手术,出了问题,你承担得起这后果吗?”看院长犹疑不决,我虎起脸说:“现在是**16**点,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如果到时再不做手术,你准备承担后果吧!”说完夺门而出。

不到**15**分钟,住在医院宿舍的王医生匆匆赶来,边走边对我说:“手术马上开始,你放心吧。”

17时整,手术室里传出婴儿的哭声,是个男孩。放到盘秤上一称,**4800**克!这在医学上属于“巨大儿”,难怪分娩这么困难。

次日刚上班,我抱着一大包糖果,从院长室开始,挨个给医务人员分糖,嘴里不停地道歉:“请恕我昨天的无礼,我是急昏头了,请大家原谅。”几个性情颇深的医生都对我说:“平时看你彬彬有礼的,怎么昨天像变了个人?还没出事你就翻脸了,如果真出了事,你还不把我们都吃了?”

小孩生下**10**多个小时里,不想吃奶、黄疸超标,喂什么吐什么,哭声也有气无力,医生建议转送**60**公里外的省儿保医院。医院没有救护车,小镇也没有出租车。好在下午还有一班开往杭州的火车,我抱起孩子,拼命奔向**1**公里外的火车站。

谁料离火车站还有二三百米,一声汽笛长鸣,火车缓缓向我的方向开来。如果错过这趟火车,下一趟就要等次日上午了。情况紧急,我心一横,抱着孩子跃上铁路,不顾震耳欲聋的汽笛声,一步步迎着火车走去,硬是把刚刚启动的火车逼停了。

司机下车问明情况,马上把我们送上列车,列车长马上报告调度,请求本次列车途中加速和缩短停站时间,结果提前**20**分钟到达杭州。孩子经省儿保医院确诊为“新生儿败血症”,住院半月才康复。

虽然有惊无险,但我至今仍难忘那几天遭遇的分分秒秒。